

葉童 x 黃德斌 攜手演繹《唔講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葉童與資深演員黃德斌，將首次攜手合作，在進念·二十面體所呈現的最新劇作《唔講得》中領銜主演。在這個黑色喜劇中，二人將一步步揭開日常表象下的驚悚真實，呈現現實生活中的一地雞毛。人與人之間，真的無法溝通嗎？噓，「唔講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掃碼聯片

走入沒有硝煙的人心戰場



●《唔講得》講述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

《唔講得》的原版劇本，是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國家一級編劇喻榮軍自編自導的話劇《不可說》。該劇於2023年首演，故事從一對夫婦無法溝通的日常生活展開——事業有成的腦科醫生夫婦小心翼翼地維繫着脆弱的婚姻。他們看似在溝通，卻總是在爭吵，兩人的兒子似有似無地在兩人的生活中遊蕩。隨着一位大學同學的來訪，一個個謊言漸次被揭穿，這個看似正常的家終於逐漸瓦解，成為空無的廢墟。

在劇場引入5.5G技術拉近距離

這次的廣東話版，由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胡恩威親自改編與執導，由資深演員葉童、黃德斌、進念創團成員楊永德，以及世界口琴冠軍李俊樂主演。更獲得曾多次榮獲香港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與服裝設計獎，並獲提名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的奚仲文擔任造型設計；著名電影監製及經理人陳善之擔任監製。

而除了新鮮的演員組合外，這次演出自然也將呈現進念一向擅長的舞台效果，劇團將與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聯手，於香港首次在劇場中引入5.5G網絡技術，讓觀眾用比5G快接近10倍的網絡體驗即時手機影像，打造演員與觀眾最親密的距離。再加上沉浸式的影像與聲景打造，《唔講得》中的人心戰場將會以更加新穎的方式展現。

劇本深入展現人性

葉童說，甫一接觸劇本，便覺得很有發揮空間。「劇本很豐富，雖然人物不是很多，故事也就在一間屋子裏面發生，但是很多內心世界的展現。」她笑道，裏面關於一對老夫老妻日常生活的描述及兩人的對答，都讓她會心微笑，「好像在講我自己啊。兩人有默契之餘卻又處處挑剔對方，中間呈現出很多內容。作者對夫妻相處很熟悉，很了解他們的交流方式。」她又形容，劇中的四個角

色互相之間形成很多種不同的關係，為劇作帶來許多不同的方向。「劇本不是純粹一個故事那麼簡單，有很多人性的挖掘在其中。每次我去探討劇本，都有新鮮的方向。」

與葉童搭檔扮演醫生夫婦的黃德斌則說，除了內容，他覺得劇本的寫法也很有意思。「裏面的時間不是線性的，可能是回到過去，又好像是呈現另一個時空，很有趣。」時空的穿插呈現為演繹帶來挑戰，而看似平常的生活場景也並非容易完成，「從某程度來說也帶來很大的挑戰，比如內容和對白好像很生活化，但正是這種日常處理起來很有難度。」

兩人雖然沒有看過原版的普通話劇本，但對廣東話版改編都讚不絕口。葉童覺得廣東話版有很多字句的組合很有趣，在香港用廣東話來講這個故事更加「到肉」，裏面很多黑色幽默的地方也能更加鮮活接地氣地傳達。「在戲裏面我的角色有很多層面，」她續說，「我們是一對腦外科夫婦，但我也是一個太太，一個媽媽。我對現實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對感情生活也有很多的追求。雖然角色看來幸福，但其實心中有諸多不滿。兩人的摩擦也有很多趣味在其中。整個劇遊走在現實與虛幻之中，因為我一直其實也生活在某種虛幻中。」

劇中呈現人性的陰暗面，是隱藏在看似平淡日常生活中的虛假、空洞與暴烈。黃德斌形容，裏面有許多「得意和奇怪」的東西，要細細去磨，去體驗；配合導演的表演手法，最後會是驚喜的呈現。

演舞台劇如一氣呵成打功夫

葉童與黃德斌，二人都是影視劇中的行家裏手，登上戲劇的舞台，又有什麼新的體驗呢？

葉童笑言，不妨用「打功夫」來比喻，「對於演員來說，舞台劇可以一口氣將整套功夫要出來，很流暢，很舒服——我知道每一招是怎麼使出來的，打完之後會覺得『條氣很順』。但是影視呢，是將這套功夫拆解了，逐個動作去呈現，還經常打亂了次序。雖然我知道整套拳是怎樣的，但到底最後呈現出來是什麼樣子，我其實都要和觀眾一起坐在戲院中看才知道。所以這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要交給導演和剪輯師去處理。但在舞台上，大部分我都了然自己的表演如何呈現。我覺得這很有趣，很好玩。」

黃德斌則說，影視作品用鏡頭講故事，舞

台則很靠演員配合燈光和影像等去展現，「觀眾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畫面，他們要自己去找其中自己想看的東西。影視觀眾則跟着鏡頭來看，體驗會很不同。而在舞台上，我們的表演也是一氣呵成，同時又要很留意一些節奏上的控制，感覺很不同。」他認為舞台挑戰在於演員一出场，便要在氣場上掌控整個空間，「要很準確，要能抓住觀眾的注意，觀眾是一直跟着你的呼吸、停頓的。」他笑言有時不免也有stage fright，「但這就是live表演的獨特之處。出場前的緊張、出去後的表現，每次的狀態都不同，氣氛也會不同。」

「但其實我們做錯什麼觀眾也不會知道。」葉童笑着插話，「所以不要太緊張，太緊張有時是因為自己還沒有準備得很好，是一種心理因素。所以舞台另外一個很大的吸引就是促使我們去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質，怎麼在一個陌生的環境，或者很緊張的環境中仍然保持一種淡定。出錯的時候就馬上忘記它，做戲就是那句話：『The show must go on。』」

葉童：舞台讓演員吸收養分



●葉童（右）與黃德斌

陳藝攝

近年來，葉童積極嘗試舞台角色，早前便在鄧樹榮的全女班《李爾王》中出演。那是個無言劇場，全靠身體能量的爆發來呈現角色，葉童的表演可圈可點。她說，自己希望在表演上發掘更多的可能性。「劇場是一個很好、很能夠給演員吸收養分的地方。在這裏，真的可以慢慢地去創造一個作品出來，相對來說時間充裕很多。大家投入的感受、發放的能量等都和其他演藝工作不同。我很享受劇場的運作，雖然時間比較長，也比較累，但是會有很多得着。比如《李爾王》，到現在也演了20多場了，但是在每個地方每個城市，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只是對戲的感受，對自己狀態的感知也是。這是很不同的體驗。這次也是，綜合我過往那麼久的劇場經驗，給我更大的信心去接這次的戲，也期待呈現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她說，每次踏上舞台，她總喜歡去感受每個劇場不一樣的空間，「周圍的空氣、空間的闊度……我盡量將身體的感官和細胞打開去感受。當我每走一步路，每說一句話，其實都是在感受那個環境。我的對手、布景，甚至是觀眾，都好像已經成為整個場景的一部分，令到我在劇場中很舒服。」



●《唔講得》演員排練中。

●李俊樂亦將出演。

《唔講得》
日期：11月14日至16日 晚上8時15分，11月16日至17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給每個人心裏的小孩子 ——談《給美狄亞的男孩們》

●文：梁偉詩



攝影：Eric Hong Yin-pok

相信很多觀眾都被《給美狄亞的男孩們》的小演員吸引入場。《給美狄亞的男孩們》的確演奏表演藝術所有吸引人的元素——古希臘悲劇底本、現代新視角重閱經典、可愛的小朋友、挖掘孩子豐富內心世界、反思成人世界價值的單一等。而我卻奔着那些充滿詩意的畫面成為座上客。線條化的紅船、沉鬱的黑紗，似乎把耳熟能詳的古希臘悲劇《美狄亞》，抹上一層層抽離的詩意。

對於《美狄亞》最簡單的描述，就是家庭暴力、倫常慘案。妻子為報復丈夫的背叛，狠心將兩名親生兒子殺害，作為對丈夫變心的懲罰。這種殺敵八百、自傷一萬二的做法，儼然是古希臘版《天水圍的夜與霧》，匪夷所思。廿一世紀重新審視這宗倫常慘案，很容易發現《美狄亞》的故事原是建基於沒有現代法律觀念的世界，每每以個人意志解決私人恩怨、婚姻危機和家庭問

題，甚至出現「復仇過當」的悲慘結果。古希臘時代亦缺乏所謂「兒童權益」的觀念，幼童很自然被視為父母的附屬品，可被隨意操控生死。正如日本思想家、批評理論家柄谷行人，很早就提出「兒童之發現」，指出「兒童」的概念由現代社會投射出「真正的孩童」才出現，現代教育體制、兒童文學便伴隨而生。「兒童」必須接受教育及受到保護，更是現代法律的保障範圍。

走筆至此，可以想見《美狄亞》故事可以開發的緯度實在非常非常多。如台灣當代傳奇劇場早在九十年代，便將之改編為《樓蘭女》。《樓蘭女》講述「美狄亞」說服丈夫，讓兩名兒女將浸毒的黃金冠袍作為結婚賀禮送去給情敵，新娘穿戴後毒發慘死。「美狄亞」更手刃一雙親生子女，鑄成人倫悲劇。《樓蘭女》將故事原型中兩名幼子，改動為一子一女，將現代人「幸福家

庭」的想像顛覆，令稚子的犧牲特別令人痛心。晚近希臘舞蹈大師 Dimitris Papaioannou 的《MEDEA》，着重在構圖和隱喻上重新演繹，強調女主角的動靜、造型如同蜥蜴，取其涼血動物的心狠。美狄亞殺兩子場面，乾脆將套在左右手上瓷娃娃互搥擊碎，任由娃娃體內紅色紙條噴灑四周。

相對來說，《給美狄亞的男孩們》差不多完全聚焦於小朋友的天真萌樣、多才多藝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劇場的開端架式已非「說故事」。《給美狄亞的男孩們》由《美狄亞》原故事的結局為起點，五名孩子坐上紅船渡冥河，童稚的聲音、互相嬉鬧的歡笑、livefeed的投影、五名孩子solo的才藝表演和自述，觀眾很快便完全投入現代小孩子的想像和腦力無疆界。可是小朋友的篇幅雖可愛卻十分拖沓，甚至與《美狄亞》故事完全割裂。美狄亞夫婦的年輕版，每人只有一小段現身，抒發喪子之痛和復仇妻子的哀慟。

其餘時間他們的身份便是男/女船夫，跟小朋友做遊戲。

幸勿誤會，我沒有反對以小朋友為敘事者或視點，反而小朋友作為編作演員，表演和談吐都十分真誠、得體，也看得出背後家庭的悉心培養。

我更關心的是，《給美狄亞的男孩們》如何深化或轉化《美狄亞》故事，令觀眾對《美狄亞》故事有豁然開朗的嶄新體會。當演出時小朋友會吹長笛、演奏土風、彈電子結他，夾band和打劍道，我們除了讚嘆小演員的優秀，馬上只能想到現實生活中有更多的「美狄亞」，礙於主觀客觀條件，無法讓子女從小接受優質教育和才藝培養，或逐水漂流或試試運氣，看看能否擺脫階級的循環。

從《給美狄亞的男孩們》為起點，我特別重新聽回彭羚《給我愛過的男孩們》。前者是劇場作品，後者是千禧年前當紅女歌手「告別童稚」的婚前自白。兩者看似千差萬別，實則同樣關懷住在每個人心裏的小女孩、小男孩——

「我傾慕過的牽掛過的傷害過的掙扎過的
謹將這首歌獻上給我從前每個男孩和盛放的花朵
想像過的得到過的等待過的失去過的
祝我幸福快樂也冀盼每一個都好像我那不愉快的不算差的不後悔的不結果的
謹將這首歌向每一個男孩致意從前陪着我一樣優不實際的不見光的不便說的不記得的
祝我幸福快樂我愛過每一個請保佑我——共勉之。」